



▲《八時入席》台前幕後早前出席祝捷會，為劇集造勢
大公報記者吳珊珊攝



▲邵麗瓊指觀眾心意難測，但她問心無愧
大公報記者吳珊珊攝

金牌編劇意難平

邵麗瓊嘆社會急功新血杳

著名金牌編劇兼無綫節目發展分部助理總監（處境喜劇）邵麗瓊，自十八歲起即加入無綫做編劇，其後涉足影圈，在影視方面的精彩作品無數，包括曾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的《審死官》，《東方三俠》及《長江7號》，劇集就有《他來自江湖》、《創世紀》、《畢打自己人》及《愛·回家》等。三十多年來，她曾四度離開無綫又回巢，但否認是人事鬥爭導致，相較電影圈，她認為電視圈的鬥爭只是幼稚園級。對於近年港劇質素下降，她慨嘆是年輕人短視，編劇界乏新人加入，令人才凋零。

大公報記者 吳珊珊



▲《愛·回家》第二輯試播新人大愛回家

近年主力為無綫打造處境劇的邵麗瓊，最近身兼第三輯《愛·回家之八時入席》的監製之一，對於之前兩輯《愛·回家》有截然不同的反應，第一輯以馬家及律師樓為背景，因觀眾受落而一再添食至八百零四集，第二輯以健身中心及海味店為背景，反應卻平平，拍了一百九十集便結束，改以第三輯《八時入席》接棒。邵麗瓊直言不會因而感到壓力，她說：「做了三十多年創作，真的有壓力反而是初入行做《歡樂今宵》時，因是現場節目。」她又謂觀眾心意難測，只要自己盡了力、問心無愧，就沒有壓力。而第三輯在本周一首播即取得佳績，最高收視三十點，平均收視二十九點，總算不負衆望。不過她覺得大家將第一輯及第二輯作比較是不公平的，說：「第一輯已播了好幾百集，卡士、默契都好夠，第二輯公司銳意給新演員去嘗試，這些新組合一時間未必那麼容易就贏得觀眾的歡心，所以需要為他們平反。」

今次第三輯找來好戲之人毛舜筠（毛毛）及黎耀祥（祥仔）主演，這是她跟二人繼《畢打自己人》後事隔七、八年再合作，問到如何炮製新意？她說：「沒刻意在形式上搞新意，但處境劇是家庭生活事，生活離不開人，反而會在人物性格方面做多些功夫，令觀眾覺得他們不一樣。（今次有很多藝訓班新人參演，是否繼續捧新人？）不要講捧不捧，既然有毛毛、祥仔、陳國邦、鍾景輝等好演員，他們是所有同事夢寐以求合作的演員，沒理由不放同事去跟他們學習。」

創作好玩 還需堅持

講到家庭，已離婚的邵麗瓊坦言很喜歡「宅」在家與家人在一起，但卻常被家人投訴沒時間給他們，不過她也慶幸女兒已三十多歲，不是最需要媽咪的年紀，所以近十年她反而可以更專注在創作上，但不會視為事業，她說：「創作是興趣，既有糧出又 enjoy，很有趣。」很多演員都說拍處境劇舒服，但作為創作人就一定要夠韌力及意志力，因一拍就是幾百集，幸而還有其他編審

分擔，而當中的最大挑戰就是，例如在第十二集就出現的連戲情節，可能在二百幾集要再出現，除了硬性的連戲，還有情感的鋪線，所以由第一集開始，所有連戲人物要做記錄，然後在適當時候再call出來。

邵麗瓊十八歲便入行，她坦言自小讀書成績便欠佳，唯一是喜歡寫作，並憶述：「小小時有作文在區制比賽中得獎，我也忘了是冠軍還是優異獎，但一個英、數不濟的蠢學生忽然有老師、校長走來鼓勵，的確很有成就感，我也捕捉住這種感覺，覺得以後一定要寫作，加上當時爸爸只准我看《讀者文摘》，我嘗試投稿並收過兩次稿費，更加肯定自己要寫作為生，就一直沒放棄了。」而她加入無綫，第一個工作是做《歡樂今宵》，問到可有因年紀小而被人欺負？她說：「這倒沒有，但年紀這麼小，連做人也不懂，何況做工，所以經常撞板。」她記得當時他們每人每日要度三個笑話，她度不到，又不敢不上班，所以躲在女廁內，最後她的師傅找到來，並拍門要她無論怎樣也要出來，她笑道：「雖然當年的師徒制好苛刻，但嚴厲的要求就訓練了自己日後無論身處在幾惡劣、急切的環境，都應付得到。」

編劇賣橋 包裝先行

雖然沒被人欺負，師兄們卻不跟她玩，她說：「我那時年紀小又害羞，說話也不敢望人，但王晶講得好，他說一個編劇要賣橋，如果連說話也不敢講，就等如一份禮物就

算內裏多麼好，如果包裝不好，也是沒人會拆開的。既然自己立心做編劇，就要克服害羞這心理關口，所以我回家就對鏡練習說話。」在無綫輾轉三十多年，邵麗瓊曾四度離開又四度回巢，第一次是跳槽去港台，同年即重返無綵，第二次離巢是去影圈發展，她說：「電影對創作人很吸引，當時覺得自己識很多東西，剛好杜琪峯（阿杜）去邵氏，找我合作《審死官》，（電影）出來後算是成功，所以之後再合作了多部電影。（多次離巢是否因為人事鬥爭？）不是。比起電影圈，電視台簡直是一個幼稚園，因為電視編劇負責的稿量很多，大部分人真的要工作去應付需要，那年代真的感覺不到人事鬥爭，純粹自己想去海闊天空而已。（資料顯示你一年編五個電影劇本，哪來這麼多靈感？）不是的，因當時市場不是有太多女編劇，而阿杜既導演又監製，有時他們度橋遇到樽頸位，或者想感情戲有突破，便叫我幫手度，但不是我執筆，我亦沒有收足酬勞，不過導演及投資方覺得我有出力，為了尊重，落credit也會加入我的名字，令人以為我多產。」



▲邵麗瓊（左）再與毛毛合作炮製處境劇
大公報記者吳珊珊攝

既然她在電影圈發展順利，為何又重返無綫？緣起有一次她面臨視網膜脫落。邵麗瓊說：「那次與TVB同事茶敘，提到自己的眼睛好像微絲血管爆裂，有同事提醒我可能是視網膜脫落，所以立即去看醫生並證實真的是視網膜脫落，結果由飲茶到做治療雖只短短數小時，但就救回自己大半視力。」之後她覺得人生好脆弱，檢討自己是否博得太盡，剛好無綫找她回巢，便立即答應，她說：「對創作人而言，錢不是必然性的考慮，反而做了久就想求新求變，並沒有其他因素。（內地可有人找你寫劇本？）有呀，當年《創世紀》重播時反應很好，一時間內地有很多人找我寫劇本，我也寫了《大冒險家》，但自己是很需要與家人在一起的人，且當時女兒就讀中學正需要自己，我不可以放下孩子，並且對於女人而言，要放下家庭去賺那不是多到可以退休的錢，仍會有猶豫。」雖然大部分創作人都會嚮往在影圈發展，因電影投射的資源多，但電視的影響力是電影沒有的，所以她仍樂於繼續在電視圈工作，「現代人愈來愈疏離，就算朋友也未必可以深入去傾，而電視有趣的地方是，可以透過角色的演繹去分享自己的理念，如愛情是什麼？開心是什麼？為何在痛苦中才問為何是我？中六合彩時又不會問為何是我？這都很有趣。電影始終篇幅比較短，未必有大空間去分享你對人生的頓悟，而且電視的影響力是恆久、滲透的，這些都吸引我。」



▲《審死官》曾獲提名金像獎「最佳編劇」

縱有新意 收視平平

對於近年港劇被指水準下降，邵麗瓊認為與近年社會比較急功也有關係，沒有太多人肯入行賭一鋪，她說：「日前去大學出席就業講座，學生都問何時才可以買樓。我也明白他們的處境，不過做編劇真的答不到這條問題，因有人做了十多二十年也升不到高位，但亦有人只做了兩、三年已很出色，像韋家輝及我，所以我都想問年輕人究竟有幾多人肯賭一鋪？既然少人入行，就不會有新人。」有指無綫製作太保守而導致被年輕人厭棄，她卻不敢苟同，「我很欣賞之前《潮流教主》的編審，他不落俗套想做不一樣的事，網上也有好反應，但同時又有一班人討厭女演員（蔡思貝）的聲音太尖銳，試問當年蔡少芬及余詩曼（阿余）又何嘗不是被批是雞仔聲？為何現今沒有以前的胸襟？究竟發生什麼事？如果當時的人也如此沒胸襟，現在就沒有蔡少芬及阿余了。」她表示以前起用汪明荃演出，觀眾會大讚是老戲骨，舉手投足都是戲，但現在用資深演員，如果對方keep得好，大家就會說他打botox，如果keep得不好，大家又會作出揶揄。

邵麗瓊直言現時的社會幾乎不會有正面的讚賞，不能不承認社會已變了。對於無綫一直被指壟斷，她說：「我不是商業專才，不知道，但市場是開放的，就算不發牌給你，你也可以把作品放上網。我現在做行政工作，公司開會時經常強調，在顧及傳統觀眾之餘千萬不要放棄年輕觀眾，我們也挖空心思想吸納兩者，從沒有躲懶，但《潮》劇的反應令我很心痛，因縱有新意，收視也沒有火爆，可見真正守住電視的仍是傳統觀眾，年輕觀眾只要有一部手機，就有很多娛樂選擇，他們會否仍留在電視機前呢？」除了年輕觀眾流失，還有韓劇及內地劇的夾攻，港劇應如何自保？她說：「香港市場很細，及不上內地的一個市，能出多少個新人？亦不能與人相比。香港有其特性，既是粵語地區又有本土文化，唯有從中去求新以及加入新元素。」

編劇路漫漫



雖說編劇行業少新人入行，但這份職業對一些人仍有吸引力，那麼如何入行呢？原來無綫會間歇開辦編劇訓練班，剛完成的一屆就吸納了七、八個新人，另外又會在各大專院校招攬人才。入行後，他們會經過三個月的理論課程，然後就進入劇組接受on job訓練，有天分者年多兩年便可以成為正規編劇，然後可升高級編劇、首席編劇，首席編劇會扶助編審帶新人甚至改稿、制訂故事

，是晉升編審的一個step。

至於何人適合做編劇？當然一定要喜歡寫作，但觀察力及專注力比文筆更重要，因編劇是寫人的故事，不是寫文章，故文學底子不用太高。不過編劇是很孤獨的工種，一定要有熱誠及很喜歡這份工，才可堅持下去，而最初三年會很辛苦，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但捱過頭三年，就會開始享受到創作的樂趣。

▲《八時入席》由祥仔（左）及毛毛擔演
大公報記者吳珊珊攝

